

Collective Memory and Community Emotional Connection in Minority Costume Performance

Xinnan Yao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24, China

Abstract

Ethnic minority mask performances serve as living rituals that preserve cultural heritage, using masks, ceremonial sequences, and physical expressions as mediums to preserve and transmit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role-playing, participants achieve spiritual communion with deities, while audiences reinforce identity through cultural resonance, jointly forging a strong emotional bond. From prehistoric mask worship in rock art to contemporary diverse performance forms,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retains primal beliefs while continuously enriching its meaning through historical evolution, becoming a vital link that sustains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and strengthens community cohesion.

Keywords

Minority mask performance; collective memory; emotional connection of community

少数民族面具展演中的集体记忆与共同体情感联结

姚欣楠

西南林业大学, 中国·云南昆明 650224

摘要

少数民族面具展演是承载族群文化基因的活态仪式, 其以面具造型、仪式流程与身体实践为核心载体, 储存并传递着族群的集体记忆。在展演过程中, 参与者通过角色扮演实现人神互通, 观看者借助文化共鸣强化身份认同, 二者共同构建起稳固的共同体情感联结。从史前岩画中的假面崇拜到当代多元化的面具展演形式, 此文化现象既保留着原始信仰的印记, 又在历史流变中不断丰富内涵, 成为维系民族文化认同、促进族群凝聚的重要纽带。

关键词

少数民族面具展演; 集体记忆; 共同体情感联结

1 引言

面具是人类原始文化的重要遗存, 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版图中, 面具展演以多元形态扎根于宗教祭祀、岁时节庆与人生礼仪之中。从内蒙古阴山岩画的人兽面像, 到云南沧源崖壁画的祭祀假面; 从藏族羌姆的护法神面具, 到土家族傩戏的驱疫面谱, 面具展演始终与族群的生存智慧、精神信仰深度结合。集体记忆是族群共同体存续的精神基石, 而面具展演则是激活这份记忆的动态媒介; 它将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对生命的认知, 凝结为可触可感的文化符号。在现代化进程中, 少数民族面具展演不仅面临传承的挑战, 更成为探索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重要切口。探究展演活动中集体记忆的传承机制与共同体情感的生成逻辑, 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 集体记忆的镌刻：面具展演中的历史叙事与文化基因

集体记忆的存续离不开具象化的符号载体, 少数民族面具展演通过面具造型、仪式程式与空间场域的三重建构, 实现了集体记忆的储存与代际传递。

史前时期, 少数民族先民为获取狩猎成果, 通过披戴兽头禽冠、模仿动物形态的假形装扮, 构建起人与猎物之间的“交感关系”。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人兽面像、云南沧源崖画的“鸟形人”装扮, 正是这种狩猎巫术的视觉遗存^[1]。这种原始行为经反复实践, 逐渐演变为具有仪式性的展演活动, 如白马藏族“跳曹盖”时佩戴的黑熊神面具, 珞巴族祭虎灵仪式中猎人背负的虎头骨假形, 皆保留了先民对动物力量的崇拜与狩猎生存的集体记忆。面具本身是集体记忆的物化符号, 其造型、色彩与纹饰皆蕴含族群的历史叙事与信仰密码。史前岩画中的人兽面像, 记录了先民的假面崇拜与巫术信仰, 是原始部落集体记忆的视觉遗存。广西西林出土的西汉铜面具, 以夸张的五官造型承载丧葬祭祀的功能, 映射

【作者简介】姚欣楠（1989-），男，中国云南昆明人，讲师，从事新闻传播学、民族学、艺术学研究。

出句町族群的生死观念。藏族羌姆面具中，红色象征威严、绿色代表慈爱、黑色寓意凶煞，色彩的象征体系源自藏传佛教的文化传统，是族群对神灵世界的认知凝练。面具的制作工艺同样承载记忆，彝族面具的雕刻技法、苗族面具的彩绘流程，皆遵循世代相传的技艺规范，匠人在制作过程中，既是技艺的传承者，也是集体记忆的传递者。



图 1：内蒙古乌海桌子山岩画上的面具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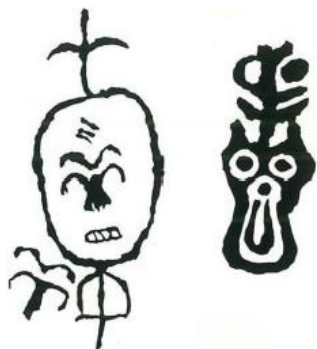


图 2：阴山岩画上的面具图像

固定的仪式程式是集体记忆的动态传承路径；少数民族面具展演大多遵循严谨的流程，从请神、献祭到送神，每一个环节都复刻着先民的生活场景与精神诉求。土家族傩戏的展演分为开坛、正戏、闭坛三个阶段，开坛时的请神咒文、正戏中的驱疫舞蹈，皆源自原始巫术仪式，参与者通过重复这些程式化的动作与唱词，实现对族群集体记忆的重温与巩固。青海土族的“纳顿”节，面具舞中的“庄稼其”角色，通过模仿农耕劳作的动作，再现了族群的生产生活记忆，年轻一代在参与表演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祖先生存智慧的接纳与内化。

原始先民认为头颅是灵魂的居所，头骨崇拜由此衍生。云南江川李家山青铜剑上的猎头图案、石寨山铜扣饰中的祖先头颅供奉场景，印证了少数民族猎头祭祀的古老传统。随着历史发展，血腥的猎头习俗逐渐被人造面具取代，但其文化内核得以保留。藏族羌姆跳神中的骷髅面具、贵州德江土家族傩面具的“神性”叙事，以及佤族丧葬仪式中笋壳面具的驱鬼安神功能，皆延续了灵魂崇拜的集体记忆。面具成为

灵魂载体，佩戴面具即意味着与祖先、神灵的沟通，使族群成员在仪式中重温先民的精神信仰^[2]。

少数民族面具展演多在村寨的祠堂、广场、祭坛等公共空间举行，这些空间是族群的文化地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如贵州苗族的牯藏节面具展演在鼓藏场举行，将鼓藏场作为族群的祭祀中心，见证世代传承的祭祖仪式，空间的神圣性强化参与者的记忆感知。云南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在目瑙示栋下举行，示栋上的纹饰记录着族群的迁徙历史，参与者围绕示栋起舞，在特定空间中完成对集体记忆的回溯与认同。

3 情感联结的构建：面具展演中的身份认同与共同体凝聚

少数民族面具展演不仅是集体记忆的传承媒介，更是族群共同体情感联结的纽带。通过共同参与仪式展演，族群成员的身份认同被不断强化，形成跨越血缘与地域的文化共同体。在此过程中，集体记忆被不断激活，族群成员通过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构建起稳固的共同体联结。



图 3：怖畏金刚铜鎏金圆雕像

节庆活动是少数民族集体狂欢的场域，而面具则是节庆仪式的核心符号；如土家族毛古斯舞中，舞者身披茅草、佩戴面具，再现刀耕火种、抢亲繁衍的远古场景，参与者通过模仿祖先的生产生活，重温族群的文化根脉；彝族火把节的老虎舞，舞者面涂虎纹、佩戴假形，在村寨中驱邪纳吉，村民跟随舞队游行，共同体验族群文化的独特魅力^[3]。节庆中的面具展演，打破了个体间的隔阂，使族群成员在共同的文化实践中产生身份认同，构建起“我们”的共同体意识。面具展演的参与者多为族群中的普通民众，他们在戴上面具的瞬间，便完成了从“凡人”到“神灵”或“祖先”的身份转换。

藏族羌姆跳神时，佩戴怖畏金刚面具的舞者，通过庄严的舞步与法器挥舞，化身护法神灵，在舞蹈中模拟神灵

的姿态,通过身体实践唤醒关于宗教信仰的集体记忆。其营造出神圣的宗教氛围,使信徒在仪式中感受到神灵的庇佑。

广西壮族师公舞中,师公佩戴三元神面具,在锣鼓声中踏罡步斗,村民通过参与祭祀、供奉祭品,获得心理慰藉与精神归属感。

彝族“撮泰吉”的表演者头戴木质面具,身披麻布,模仿先民的动作形态,在表演中重现族群迁徙与农耕的历史,个体的身体记忆与族群的集体记忆在此交融,形成强烈的身份认同;沉浸式的参与体验,让抽象的集体记忆转化为具象的身体感知,加深参与者对族群文化的归属感^[4]。

观看者的情感共鸣强化了共同体的凝聚力。在面具展演的现场,观看者并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参与仪式的重要成员,他们跟随表演者的节奏哼唱古调、参与祭祀,在共同的文化体验中产生情感共鸣。广西壮族蚂拐节的面具展演中,村民们围坐观看,当表演者戴着蚂拐面具跳起祈福舞蹈时,老人回忆起儿时的节庆场景,年轻人则在热闹的氛围中感知族群文化的魅力,跨年龄的情感共鸣,打破了代际隔阂,让不同世代的族群成员共享同一份集体记忆。此外,观看者在仪式中通过祈福、献祭等行为,与参与者共同完成对神灵的敬拜,形成“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进一步强化了族群的情感联结。



图4:蓝面具藏戏表演(西藏拉萨)

跨族群的文化交流拓展了共同体情感的边界;部分少数民族面具展演突破了单一族群的界限,成为多族群文化交流的平台^[5]。贵州安顺地戏最初由明代屯军传入,融合了汉族军傩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如今已成为汉、布依、苗等多族群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藏戏《文成公主》通

过面具表演,讲述汉藏和亲的历史故事,不仅强化了藏族的文化记忆,更增进了汉藏民间的情感认同;贵州傩堂戏融合了巫傩文化与道教信仰,其面具造型与剧目内容吸引了土家、苗、布依等多民族参与,形成跨族群的文化共享空间。

面具戏剧的展演,使不同族群在文化互动中消解隔阂;不同族群的成员在面具展演中共享文化符号,在互动中加深理解与认同,共同体情感联结从单独族群拓展至多族群的文化交融,跨族群的文化实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生动的注脚。

4 结语

少数民族面具展演作为活态的文化仪式,既是集体记忆的储存器,也是共同体情感联结的纽带。它以面具为核心符号,通过造型、程式与空间的三重建构,实现了集体记忆的代际传承;以互动为核心机制,通过角色扮演与情感共鸣,激活了集体记忆,生成了稳固的族群情感联结。从史前岩画的假面崇拜到当代的非遗展演,面具展演始终扎根于族群的生活实践,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信仰。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少数民族面具展演面临着传承主体流失、文化内涵淡化等挑战。然而,其蕴含的集体记忆与共同体情感联结,是族群文化存续的核心力量。保护与传承面具展演文化,需要建立非遗保护机制,推动展演活动与教育、旅游产业融合,让年轻一代在参与中感知文化魅力。同时,应重视面具展演的跨族群交流价值,促进多族群文化的互鉴与融合。

少数民族面具展演中的集体记忆与共同体情感联结,不仅是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守护这份文化遗产,就是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对维系族群团结、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艳.面具之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图像叙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7.
- [2] 聂森,高迎刚.西南傩面具艺术符号演化与人神观念演变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5):152-157.
- [3] 张秋萍.桂南大芦村“跳岭头”面具世界图景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3):6.
- [4] Marlyse Nguema,彭文嫣.多姿多彩的加蓬面具[J].非洲,2013(7):2.
- [5] 吴凡.仪式与族群认同[D].云南艺术学院,2019.